

野百合的春天

〔台湾〕林晓筠



野百合的春天

【台灣】林曉筠

- 7

花城出版社

粤新登字 05 号

责任编辑：虞 苇

装帧设计：李碧华

责任技编：岑宇峻

野百合的春天

〔台湾〕林晓筠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（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）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广东省农垦总局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5.75 印张 120,000 字

1990 年 12 月第 1 版 1992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：20001-30000

ISBN7-5360-0797-3/I·715

定价：2.85 元

内容提要

每个春天的来临都绚烂缤纷，充满迷人的诱惑，而每个春天的拥有与收获，都必须付出代价。

三个出色的女人，都被不期而至的爱情迷惑着：已婚的武海兰与初恋情人旧情复炽；患精神忧郁症的杨秀频明知被自己的心理医生爱恋着，却不敢去拥有这份爱；清丽可人、敢于追求真爱的女作家许蔚筠偏偏碰上了富有的公子哥儿……她们之中，谁能解开感情的困惑？谁能收获爱情的硕果？

仿佛如同一场梦
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
你像一阵春风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
而今何处拾你往日的笑容
记忆中那样熟悉的笑容
你可知道我爱你、想你、怨你、念你
深情永不变
难道你不曾回头想想昨日的誓言
就算你留恋开放在水中娇艳的水仙
别忘了山谷的寂寞的角落里
野百合也有春天

1

武中哲一遍又一遍地听着这首最能撼动他的心，又刚好代表了他和武海兰过去种种的歌。

他不曾如此深爱过，不曾如此的刻骨铭心过，一个在他心中纠缠了十年，嫁作他人妇已经六年的女人。看着墙上的

日历，明天就是他离开待了十二年海军的大日子。

明天一下了船后，他就恢复了老百姓的身分，但是他又能改变海兰已成为别人妻子的事实吗？他又怎能拿什么来赢回她？

他突然想起不知道在哪里看到的话。

“如果一朵花儿美得令人想摘下，占为己有，那表示这花儿美得还不够，你也爱得不多。”

他想赞同这些话，他衷心地希望海兰能幸福，希望她可以拥有一个爱她的丈夫和一个女人最渴望得到的快乐婚姻。问题是他无法浇熄心中的那股渴望和不平。

海兰是他唯一爱过的女人，他一点也不在乎她和他同姓，一点也不在乎她比他大了三岁，一点也不在乎她已经是两个小孩的妈。

双手交叉地枕于头下，仰望着天花板，军人身分使他无法自由地追求她和保有她，处处受限，不定期的休假，微薄的薪水，乍看之下似乎没有一样可以和她的丈夫相比，他能给她的只有浓烈不绝的爱和真心、怜惜，结果她选择了什么？

海兰高挑、修长的身影浮现于眼前，她没有令人为之眼睛一亮的美貌，五官丝毫不特别，但是她懂得打扮自己，懂得怎样表现出自己的优点，懂得怎样去抓住一个男人的心。

他翻了个身，闭上了眼睛，六年不见，但是只要一想到她，依旧可以使他心痛莫名，使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。

终其一生，他都忘不了最后一次见到她的情景，他们在溪头一起度过一个甜蜜、热情、彼此都没有任何保留的夜晚，然后第二天他在车站目送着一身白衣白裙的她搭上车而

去。

他不知道这是他们最后一次的见面，他不知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她就嫁给了别人。

他自问过，他真的不了解女人吗？还是他并不了解他的海兰？她到底有没有爱过他？她现在还爱他吗？或者他们之间有的只是激情和狂爱，而这些都经不起现实生活和真实世界的考验？

他想见她！想看看她的丈夫和孩子，想看看她一手所经营的幼儿园，从朋友和各方来的消息，他对她近几年的生活并非一无所知，但是她快乐吗？午夜梦回或夜阑人静时，她可曾听听那首《野百合的春天》，可曾回忆一下他们的过往？

在感情的世界里，爱与恨的你死我活，却不见得一定会有对错。

他不要别的女人，别的女人无法打动他，即使勾起他生理上的骚动，却没有办法得到他的心，他也试过和其他女人交往，但是他没有办法放感情和珍惜下去。他只想她！他只要她！他只爱她！

不是只有女人才会痴心，才会恒久，才会不变地去爱一个人。男人也会！男人也会倾注其一生的思念和挚爱于一个女人身上。

他也曾想将这一生中最珍贵的记忆收藏在心中的一个角落，勇敢地面对他另一个阶段的人生。可是他做不到，这个女人是他唯一的期盼，他为她付出了太多，失去她他根本就一无所有，生命永远也完整不起来，他需要她来缝合他心中的伤痕。

是时候了！他在心里向自己保证着。

明天！明天将是他另一阶段的开始，他不知道海兰是否和六年前离开他时一个样子。

但是他会找到答案的！

武海兰坐在园长室的办公桌椅上，她透过玻璃窗看着正在空地上玩耍的小孩子们，其中还包括了她自己的两个女儿。

收回视线，她随手翻了下桌子上的桌历，上面所显示的日子令她的心一抽。

她不敢去想也不能去想，今生大概是注定了她和武中哲没有缘分。

六年前不知道是一股什么力量，让她毅然决然地下定决心嫁给柯理明。也许是因为柯理明年纪大于她，也许是因为柯理明能帮她达成她的心愿，开一家她一直想开，从小就希望拥有的幼稚园。

虽然她不愿意承认，但是她的确脚踏两条船了一段时间，两个男人都有她想要的，但是她只能择其一，而当时武中哲似乎是她不得不放弃的那一个。

她快乐吗？如果她快乐的话，为什么还惦记着武中哲？她幸福吗？如果她幸福的话，为什么她觉得自己是那么的孤独，那么的空虚、寂寞？

柯理明给了她两个小孩，却无法给她六年来一直想要的安宁、祥和。

她的心始终蠢蠢欲动，始终在等待着什么，难道武中哲一直没有从她的心中消失吗？

叹息声从她的口中溢出。

她说不出自己后悔的话，现在牵绊她的人和事太多，太复杂了。

武中哲还爱她吗？或者还恨她吗？她相信他并不会意外于她的结婚，他应该知道他们不可能有结果的。

她来自一个保守、古板的家庭，姑且不管她是否比他大三岁，光是同姓的这个问题，就可以让她的父母打回票，大力地反对。

她当时也没有勇气和家庭及整个世界抗争，于是她默默地放弃了他，把当时炽热的、难分难舍的感情淡化，做了她认为是最理智也最好的抉择。

六年过去了，他要退伍了，他们之间的感情真的结束了吗？她的生活经得起他再来翻搅和兴风作浪吗？他会再来找她吗？他会忘了她吗？她希望他再出现吗？

她到底是个怎样的女人？！

她一遍遍地扪心自问着，她又想着脚踏两条船的滋味了吗？柯理明平淡、没有起伏的个性，就像一杯白开水般。

而武中哲狂烈、毫不掩饰的热情，令她心跳加速，令她血液奔流，令她历久难忘，他一直是完美、甜蜜的情人，他们始终是配合得那么好。

手指极有节奏感地敲着桌面，尘封在鞋柜里的高跟鞋可以再拿出来亮相了。武中哲最喜欢看她穿高跟鞋走路的姿势和模样，他曾说她那双修长、光滑的腿会令他热血沸腾。

她心虚地一笑，她记得武中哲说过的每一句话，记得他的每一个神情、反应。在心理上，她已经是对她的丈夫不忠了。

她一直没有对许蔚筠提起这件事，这个做了她五年邻居

的女人，她对蔚筠向来没有隐瞒什么，只除了她和武中哲这一段感情，而她相信这件事早晚会曝光的。

她等待着。

她毫不退缩。

李凡觉得烦死了！

他找到了个理由走出这家滨海公路旁的啤酒屋，也不知道一群人怎么会停在“暖暖”这个地方，给人的感觉是民风淳朴，但跟不上都市的节奏。

他受够了屋内污浊的空气和划酒拳的吼声，更受够了张丽红的嗲劲，他可以也愿意和这种女人玩，但他绝不可能爱上她的！伸手到西装口袋里找烟，结果摸了半天也找不到一根烟，他望向前方，一家平价商店的招牌闪啊闪的，他缓步前行。

一进入平价商店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双踮着脚，着热裤，又性感又迷人的一双腿！

一头及腰的直发，一件无袖的白T恤，瘦不露骨，给人轻盈又健康的感觉。不知怎的，无法解释的，他希望能看看她的脸。或许她有一张平凡无奇的脸，或许她满脸的青春痘，也或许她根本就不能看！

他向老板指了指他要的烟。

然后那女孩……不！那女人转过身了！

李凡无法用文字来形容他此刻心中的感觉。

他不知道怎样去形容她那张脸。

红赧赧的脸颊，前额微湿的刘海，小得不可思议的红唇，她没有一般长发女人的清纯或诗意，有的只是一股倔强和灵

秀，不知怎么搞的，他直觉地感到她是一个绝顶聪明又敢爱敢恨的女人。

他看着她一步步地走到他的面前。

清新的肥皂香味扑鼻而来，她刚洗了澡吗？……

许蔚筠将东西放在柜台上，不经意地看了李凡一眼。

“你先帮这位先生算好了。”

连她的声音都令李凡陶醉，沙哑中带着点小女孩的甜蜜。

“三十五元！”老板对李凡说。

李凡从西装裤里掏出一张千元大钞。

“找不开啦！”老板为了证明，还特别打开抽屉给他看。

李凡又翻翻其他的口袋，他妈的！他忍不住地低声咒骂，什么时候没有零钱，偏偏这会没有！

“算我的好了。”

李凡把视线转向身旁的女人。

“一包烟而已。”她无所谓地一笑。

李凡不打算说一些客套和俗气的话，他回她一笑，算是道谢。

他怎么还不走？！

许蔚筠一边看着老板结帐，一边纳闷着。

身边的男人很有味道，很有股沧桑感，很明显的见过世面，一点嘲讽，一点揶揄，似乎不是个懂得爱女人或懂得珍惜女人的男人。

他一定是路过这里，因为“暖暖”这附近没有一个像他这种类型的男人。

“暖暖”也不需要这种型的男人。

她心里好像早已经断定他是那种专门让女人伤心，神碎的男人！天啊！她这会是怎么了？她甚至尚未和他交谈到。

“我知道这有点冒昧和不礼貌——”他低下头看着她，“我和一些朋友就在前面的啤酒屋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欢迎你加入。”

“我介意。”

他带着歉意地接受她的回答。

“你不需要因为一包烟就耿耿于怀。”她落落大方地回视他。

李凡心中好奇地猜着她的年龄，她一定也不像是住在这种“小地方”的女人，凭她的反应和言谈，她可以在五光十色的花花世界里，挣得一席之地。

老板将所有她买的东西放进袋子里。

她则将烟递给他。

他接过，凝视着她。

她笑了——将钱递给老板。

这时张丽红走了进来。

“找到你了！”张丽红夸张地叫道，一边爱娇地勾着李凡的手臂，一边瞄了许蔚筠一眼。

许蔚筠和李凡交换了一眼，似乎是在可惜他的眼光和鉴赏力。

她拿回了该找的钱，施施然地走出平价中心。

李凡看着她的背影，她的长发，吸着她所留下来淡淡的清香。

身边的张丽红这会刚应上了庸俗脂粉的那句话。

“李凡！”张丽红嗲声道。

她搞不懂为什么男人都会对长头发的女人“另眼相看”，好像女人有一头长发就多了气质和韵味，她就偏偏不信。

“走吧！”

李凡冷淡的一句，他牢牢地记住了这个地方，这个不大起眼，原本不会让他产生一点吸引力和注意力的地方，他会再来的！

吴怡利心不在焉地看着搁在护理站的病历，他刚刚才看过表，她是迟到了？还是根本就没来？

他不断地向外张望，希望能看到她的身影，他对她的关心和在意已经超过了医生对病人的那种关怀，他自己很清楚。

他的心开始不耐烦起来，真亏了他自己是个心理医生，精神内科的主治大夫。

桌上的铃响起，他的心也跟着飞扬，是杨秀频没错！

她依旧是一身黑衣，面无表情又那么的楚楚可怜，而且又瘦了。

他飞快地来到门边，拿出锁匙打开门，引领她走进。

她像往常一样，看了看四周的精神病患者，然后露出了个恍惚的笑容。

两人来到了一间小会客室里。

他按惯例地拿出了台录音机放在桌上，录下她所说的每一句话。

“最近怎么样？”

她就如他所想的耸了耸肩。

“还会失眠吗？”

她点点头。

“沮丧？绝望？觉得活不下去？”

她还是点头，好像除了点头之外，她不会做其他的反应了。

他往后一靠。“告诉我！”

杨秀频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，于是她沉默着。

“想到什么就说什么！”

“我想死！”

吴怡利知道她是说真的，他小心地隐藏住他的惊惶和焦虑，他是专业的医生，他不能让私人的感情影响到他的诊断和治疗。

“你忘了上次割腕的痛苦了吗？”

她低头看了一下自己手腕上的疤痕，然后有点怯怯地望着他。“没有忘。”

“你这次打算用什么方法？”

“你有什么好建议吗？”她皱起眉但极为认真地问道，“你给我的那些药剩下不多，我想除非你再多开一些药给我……”

“上次你不是告诉我你在学画了吗？”他转移开她的注意力。

“和我生命中其他的事一样。”她哭丧着脸，“又半途而废了。吴大夫！不管你花多少心血，我花多少钱，你都没有办法治疗我的忧郁症，我的颓丧，我的无法振作。”她揉了揉眼睛，“我是个彻头彻尾失败的人，我一辈子都是个失败者。”

“就算你是，死也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。”他温和地看着她，“死只有更证明你是个失败者，换个方式，不要以死

来解决。”

“你告诉我啊！”她几乎生气地喊道，“你不就是我的救世主吗？”

听出了她话中的讥讽和怒意，他真是又怜惜又替她感到无奈，她为什么无法适应这个世界？或者是——这个世界遗弃了她？她不应该活得这么痛苦，这么颓丧，她是如此的年轻，如此的漂亮，如此的聪敏，她可以为自己创造出一个美丽、耀眼的世界。

杨秀频想到自己的话可能过分了点，不管他是不是心理医生，他从来没有对她发过一次脾气，没有对她说过一句大声的话。

他耐心听她诉说她的痛苦，她的烦恼，让她倾泻她的泪水，他是她生活中最不相干的人，但他也是最最了解她的人。

“抱歉！”她不太情愿地低声道。

“不需要！”他朝她鼓励地一笑，“只要表现出真正的你就可以了！”

“我不知道真正的我是什么样子！”

“我们可以一起发掘。”

“我没有那个耐性。”她尖着嗓子，脸色沉郁，“我甚至不知道能不能活到与你一起发掘那个真我！”

吴怡利不知道自己是在哪一次心理治疗时爱上她的，他心中苦笑着。

他也知道医生和病人间的微妙关系，何况杨秀频又是那么与众不同的女人。每一次治疗后他就更了解她，更爱上她一些。

“有个亲戚介绍我一个工作。”她随口一说。

“什么性质的?”

“帮小学生补习。”

“那很好啊!”他看着她不怎么高兴的表情,“你既不需要和大人周旋,又不用应付一般办公室里的人际关系,你只要把小孩子的功课教好就可以了。”

“好像很简单。”

“事实上也不难。”

杨秀频自嘲地看了看他身后的窗外,不予置评。

“你可以试试,下一次再告诉我你的感觉。”

“我什么都要告诉你吗?”她挑衅道,“和什么人上床,做什么也要说吗?”

他只觉得一阵无法言喻的醋意,他怎么可以有这种感觉,他是二十世纪的人,他是个医生,他已经成熟、理性到可以接受一个女人的爱情生活,只要她自己本身成熟到可以去面对。但不是杨秀频,不是眼前的这个女人。

“说吧!”

她一愣。

“你是好奇还是为了治疗?”

“你是气我还是真有那些韵事?!”

她笑了!发自内心的笑了。

“你的笑代表了什么?”

“代表开心。”

“为什么开心?”

“我的每一句话,每一个反应,你都要追根究底吗?”她偏着头问道。

“尽我可能!”

“那在你面前，我岂不成了透明人?!”

“我是你的医生!”

“你也是男人!”她顶了他一句，似笑非笑的。

“没错!”他小心地不让自己的声音泄露出太多的感情。

接着就在杨秀频的倾吐中，一小时过去了，录音机STOP的键跳了起来。

她从皮包里拿出了四百元放在桌上。

“下个星期的同一时间。”他提醒她道，对桌上的钱视而不见。

“我再打电话向你确定好吗?”

“我等你电话。”

她叹了口气，习惯性地皱了皱眉。“说不定我不会再来接受治疗了。”

“你自己做决定。”他一点也没有勉强她的企图或意思，他相信她会再来的。

她站起身，拉直身上的衬衫，背对着他。“你觉得我还有救吗?”

“问你自己这个问题!”他为她打开了门，“你比任何人都清楚。”

武海兰站在窗前看着滴滴答答的雨落着。

她忍不住地回忆起多年前和武中哲在一个下雨的午夜中狂吻、热吻的经过。

当时的中哲是那么的年轻，那么的痴狂，那么的爱她。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她有了丈夫、小孩、家庭、幼稚园，